

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冰城大決戰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 冰城大决战

主 编 李长久

副主编 谷来春 李吉顺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冰 城 大 决 战

主编 李长久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辽宁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56,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200册

ISBN 7-206-01503-4

---

G·282 定价:4.00元

# 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 编委名单

顾 问 刘 文  
编委主任 李长久  
编委副主任 姜念东 李吉顺 谷来春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古 叶	刘 文	刘向群	安昌东
李长久	李吉顺	李康泰	乌国庆
谷来春	胡亚锋	姜念东	黄 楠
曹大勇	杨凤瑞		

# 目 录

冰城大决战 .....	江 流 ( 1 )
罪孽之火 .....	仇岳刚 ( 60 )
黑色曼陀罗 .....	陈建生 ( 81 )
南下姊妹花 .....	胡壬林 (106)
流曲镇捉鬼记 .....	孙一农 赵静铭 (152)
密林中女人的足迹 .....	严岐成 (176)
春城迷雾 .....	张占魁 徐齐邦 (194)

# 冰 城 大 决 战

江  
流

这里，是陈家岗刑场。

这里，距哈尔滨市区 18 公里之遥。

这里，从凌晨起就被头扣钢盔，手握钢枪的武警十米一哨，实施戒严。

马蹄形的刑场，是松花江泛滥时江流改道冲击淤泥积砂隆起的山岗。贴大江一侧，因挖砂取土，使土岗像劈开万仞高山的陡崖，高 60 米足，宽长各万余米。好一个天然刑场。

1991 年 6 月 9 日上午十时，由警车、轿车、吉普车、面包车、大卡车、囚车、宣传车组成 400 余辆车队的长龙，在荷枪实弹武警车辆的引导和押解下，以每小时 80 公里速度驶抵刑场。14 名犯有当杀之罪的死囚，被五花大绑，脚拖重镣，押下囚车……

这些披着经理，总经理，涉外企业代理人合法外衣的罪恶之徒，靠不义之财，拉拢腐蚀干部。又在金钱的作用下，顾用杀手，草菅人命、残害无辜……此时，到了他们自己即将得到法律的严惩时却吓得一个个魂飞天外。他们就像一具具被剔去骨头的肉胎，走不稳，跪不直。有的死囚吓得瞳仁突鼓，眼角充血；有的吓得面如死灰，周身抖动；有的吓得死死闭住双眼，腮边肌肉哆嗦着……

法院执行庭的刑场监斩官，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 14 名即将挨枪的死

囚，逐一核对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现住址，捕前职业以及别名，绰号等。验明正身后迅速离去。

执行队长，将手中的三角令旗凌空举起来的同时，14杆油亮的钢枪也端了起来。一杆杆长枪的瞄准护环里，出现一颗颗罪恶的头颅，执行队长高举令旗，用洪亮的声音，喊道：“预备——放！”

“放”字脱口，令旗落下。14杆长枪几乎同时一声脆响，瞬间，14名死囚，扑倒在地。

走上地狱——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顿时，人们有一种感觉：这14名闹得城市鸡犬不宁，闹得城市人民连走路吃饭都提心吊胆的恶人，就这样在瞬间消亡了，真是大恨未解，余怒未消。是不是便宜了他们？

在城市的街巷里，出现一张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红印徽的布告，白纸黑字，在14名死刑犯的名字上划着红×。他们是：桥四（宋永佳）、双拐（郝伟涛）、小克（王伟范）、小飞（陈建宾）、洋馒头（杨德光）以及职业杀手马龙、马殿龙、生得全、赵范木、于庆海、刘国庆、王树槐、张晓波、霍灿荣。

恶魔消亡日，人民大众开心时。

当天，不少饭店、酒家里男女顾客舒心大笑，开怀畅饮，举杯相庆；不少人还在自己家里摆上酒席，邀来亲朋好友，欢庆这一胜利。

是夜，在哈尔滨市的大街小巷，在居民楼，在旧俄式大院，在值夜班的机关里，在上夜班的工厂里，甚至在修鞋铺在理发馆，人们在纷纷议论着：恶魔之死是他们多行不义，死亡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上了年岁的老哈尔滨人，禁不住想起1946年的秋天，哈尔滨市人心大快——是民主新政权，按照全市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在道外公园枪毙了大恶霸汉奸姚锡九和李九

鹏，还有胡子头“方有”“北海”……

而 45 年后的今天，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又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用社会主义法律的威严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消灭了以桥四、双拐、小克、小飞、洋馒头为首的“哈尔滨刀枪炮”流氓暴力团伙及其他的职业杀手们，为民除害。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 第一章 王司令的思考

王司令，即王松岩大校。

一年前，他从哈尔滨市警备区司令兼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的岗位上，易帅到哈尔滨公安局来上任。任职局长兼党组书记。因此，职业的要求和他肩负着的神圣使命，就是怎样搞好城市治安工作。为这，他比一般干部或其他人的思考更多些。特别是他刚上任，省委即推出确保社会治安的“530”工程的落实，以及国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提出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总体战中“北方行动”的具体实施。哈尔滨公安机关，在这场打击流氓犯罪，巩固社会治安中，应如何发挥全省的龙头作用……

从哈尔滨市社会治安的现状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已经抓到几个流氓暴力团伙，作案手段凶狠，绑票、杀人、乱伤无辜，“刀枪炮”这个流氓集团的代名词，已使哈尔滨市人民毛骨悚然。歹徒为什么抓不净？有些团伙为什么久打不散？

人们反映最大的，最强烈的是以“桥四”为首的几个流氓团伙。不仅久打不散，团伙头子们还都披着企业家，经理，涉外企业代理人的合法外衣。

也许是职业的习惯，使他回顾起 45 年前被镇压的大流氓大汉奸姚锡九、李久鹏和胡子头“北海”“方有”来了……



他为什么要联想到姚锡九呢？

因为刚才——当时的时间是1990年7月5日晚6点30分。他同市公安局两位党组书记张潮、吴大桓听取了专案组彭蓝江处长和刑侦老将黄治国的汇报后，心情沉重。

专案组自5月初开始摸底，先是以社会治安调查小组的名誉对全市七区走访了一遍，最后目标集中到道里区，这里有桥四（宋永佳）、双拐（郝伟涛）、小克（王伟范）三伙久打不散、保护层很深的流氓犯罪团伙。经过市局党组周密研究，在走访群众与秘密调查和动用技术侦察手段的基础上，很快又掌握了以绰号桥四，双拐、小克为首犯的三个犯罪团伙更多的，也是大量的犯罪证据。据查，这些多次被我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惯犯，趁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施用各种非法手段，摇身一变就都成了经理、总经理、涉外企业的代理人了……使王松岩心情沉重的是：这些犯罪分子在钱权交易下，有靠山，有保护伞，甚至公安内部有个别意志薄弱的同志也与他们有讲不清道不明的互为利用关系。有群众来信检举揭发，称他们这种与某个别公安干警的不正常关系为“警匪勾结”……

桥四靠拆迁房屋的买卖，常以买空卖空从中渔利而大发不义之财。他靠用这些非法所得的钱财，贿赂某些干部，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这种无恶不做的不法行为，多像当年的姚锡九啊！

姚锡九——

孑然一身由关里跑到关外落脚哈尔滨的小盲流。他蹲花房小店，靠打家劫舍哄抢地摊货物、打架敢下死手而出了名。后来便结识当地流氓歹徒，靠劫道、砸孤丁、抢摆地摊商人的货物养肥自己。逐渐地，姚锡九又靠强取豪夺的不义之财，巴结上了中长铁路总厂（现哈尔滨车辆厂）的厂长巴切罗夫。他

在巴切罗夫助手筑路总工程师扎尼斯克斯基的推荐下，当上了包揽松花江铁路大铁桥的土木工程统管劳力的大把头。他打人、骂人残害人、致死人眼都不眨。为获取每名工人死后由俄方付给的600俄币抚恤金，他多次故意把水下作业工人的氧气导管割断，并把工人的尸骨用混凝土浇灌到桥墩子里……大桥工程竣工后，姚锡九迅猛发财，又干起了倒买倒卖房地产的买卖来，他掠夺式的强占、霸占民宅、买地皮卖地皮，仅道外区的房屋建筑就被姚锡九以各种手段窃为已有的达半数。他拥有房屋太多就高价出租给无房户，给买卖商号，从中牟取暴利。他在生活上是条淫棍，有了七房姨太太，还强行奸污了他的嫡母……

而桥四呢？他同姚锡九有颇多的相同之处。姚锡九做房产买卖，买空卖空；桥四同出一辙，也做房地产买卖，手段也是买空卖空。姚锡九靠流氓起家，桥四自小靠掏兜打仗住拘留所打发时光。姚锡九找靠山求荣卖国，用重金买了个伪滨江省警务厅第五署长，伪商会会长、孔教会长、伪区长等职务；桥四也同样施以重金跻身企业家的行列，他拉拢腐蚀干部，达到为他所用的目的。

历史上的姚锡九，今天的桥四，两条恶棍，气味相投，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他又想起另外一名罪犯双拐——郝伟涛。

感谢专案组，情况摆得明，罪行列得清。

郝伟涛靠倒卖破西服起家，又承包银都舞厅，挂起经商的招牌，设赌局、看裸体录像，仅去南方在旅馆搞小丫头就花掉五千元……这个人的恶习与卑鄙手段多么像旧哈尔滨地盘上同姚锡九齐肩并列的另一条恶棍、大流氓李九鹏啊！

李九鹏开妓院，开大烟铺，设赌局，雇用杀手草菅人命，仅

囚赌就被他们用杀手杀人百余……那么，今天的双拐郝伟涛不也是设赌囚局雇佣杀手乱伤无辜吗？

解放前的哈尔滨，被姚、李二霸加上胡子头“方有”“北海”闹得人心惶恐，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即遭厄运。

现在的哈尔滨，被桥四、双拐加之小克、小飞、洋馒头等流氓暴力团伙，不也闹腾得人心惶恐，提心吊胆，甚至去舞厅跳舞，去饭店饮酒都恐遭厄运吗？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手中，肃清匪患，铲除恶霸，清理城市，整顿城市，哈尔滨新生的民主政权，依靠人民群众，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逮捕、判刑、枪毙了姚、李二霸和“方有”、“北海”等匪徒7472人。翌年8月已宣告城市再无匪患。

可是——

为什么45年后的今天，时间进入90年代，共和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年代，哈尔滨这座城市又出现了桥四、双拐、小克、小飞、洋馒头5个涉嫌杀手近百人的流氓暴力团伙“刀枪炮”呢？

姚锡九靠巧取豪夺，发不义之财，以搞房地产为手段；

桥四完全按照姚锡九的做法，步其后尘，简直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

姚锡九用金钱找靠山，充当汉奸，巴结旧势力；

桥四也是如此，他用金钱把主意打在寻找保护伞和靠山上。

姚锡九出入日伪警察署，如履平地；

桥四进出某公安分局不也是绿灯大开吗？

姚锡九流氓成性，桥四不也是色狼一条吗？

至于双拐郝伟涛如何相似于李九鹏，小克、小飞、洋馒头

如何相似东北胡子头“北海”、“方有”，集杀打绑抢于一身，只要略略翻阅一下他们多次被我公安机关打击过的犯罪档案，便不难找到其原因所在。

已是午夜，王松岩面对市公安局社会治安情况调查小组彭蓝江、黄志国送来的这份调查报告，心潮难平。以桥四为首的这几伙号称“哈尔滨刀枪炮”流氓集团，是在商品大潮冲击下，由泛起的沉渣，浊浪汇集而成的一股带有黑社会色彩黑色恶流……

他们——

有组织、有预谋、有指挥的进行抢、夺、杀、绑票、奸污女人并各团伙独霸一方，黑吃黑，持械打斗，开枪射击，有军刺、有猎枪，还有自制的小手枪；

——他们有出租车为之使用，有无线电，现代化通讯工具为之联系；

——他们既有亡命之徒又有职业杀手。每打一仗，有大老板幕后策划打法及资助；

——他们由互相杀戮，发展到向经济界，向司法界下手了，甚至团伙火并，刀光剑影，竟敢向人民警察开枪射击……

他们的罪行，十恶不赦。他们残害人的身体，就像割猪肉那样按部位、按杀情伤势来讨价还价，并想残废某人、绑架某人到杀死某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这股恶势力的形成，使人民恐惧，家家不宁。到饭店、到舞厅、行走在街路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到了时刻会有灭顶之灾降临威胁的程度。

王松岩想，犯罪分子并不可怕，使他痛心的是哈尔滨市万余警察队伍里面，还真有几个穿警服的干部，与黑色浊流同污，被他们利用而不能自拔。

桥四公然自诩：他就是黑社会的总头子！其气焰多么嚣张？还口出狂言：天天进酒吧，夜夜做新郎……

网，已经撒下去了。时至午夜，王松岩清楚调查组正在同已经警觉了的犯罪分子们周旋着。而周旋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取流氓团伙头子们的主要罪证。

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是调查组彭蓝江打来的。他告诉王局长，刚才桥四委托市局某处的干部老权，让他给王局长捎个话：一，对他桥四是不是别调查了；二，王局长家里缺什么给什么……三，如果抓黑社会他可以出点力，抓哈尔滨“刀枪炮”他可以提供名单……

撂下电话，王松岩的决心更大了，这正说明桥四胆虚，更说明他确实犯有很严重的罪行。像他这样已经6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的老惯犯，是很清楚他自己的处境及所犯罪行的。托人捎话？竟敢把触角伸向他王松岩？既说明犯罪分子十分嚣张，更进一步证实确有“警匪勾结”……

他还在沉思着，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是张潮打来的，他告诉王松岩，刚才他家里收到一个匿名电话，恫吓他7日之内要他的脑袋！张潮笑声朗朗告诉王松岩：“我们打对了！他们害怕了！”

王松岩心情沉重，将要打掉的这伙罪犯，真是条条道钱铺路啊！调查组刚展开，对他们的调查就已耳目灵通消息快，开始了反侦查！

于是，他果断通知张潮：“你告诉调查组，加紧步伐，注意犯罪分子的动向。迅速绘制一张犯罪分子作案以及互相联系的图表，以便更翔实地向市委汇报……”

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 第二章 打开罪犯们的身源记录

调查组正在紧张地摸底、侦查、取证阶段。这些工作全是在极其保密中隐蔽进行的。

要坚决打掉的这几个流氓犯罪团伙，已列入到国家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综合治理总体战“北方行动”的方案中。这个“北方行动”方案，也属黑龙江省贯彻落实社会治安总体规划“530”工程当中。

因为要调查的这几个流氓犯罪团伙，案件牵涉面广，人多，又有个别干部及公安机关内部干部，跟他们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万一有疏露，消息走漏，证据拿不到，他们还会逃避法律的制裁。

这也是这三个团伙，所以久打不散的原因之一。因此，调查组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既要时时躲避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又要小心内部个别人心怀叵测的探听消息。更艰苦细致的工作是即使找到有些被害人，这些人因早已被犯罪分子们吓得身心发抖，拒绝提供证言和证据。

然而，他们不愧是刑侦战线上的老将，终于将所涉嫌被告839人，所涉证人及被害人809人全部做了明与暗的调查，正面和侧面接触。搜集索取了各类物证、书证654件，形成犯罪分子143人的卷宗材料共94册，达15000余页，这些文字材料足可以拉满一小汽车。

按照彭蓝江几昼夜绘制的有4米长的犯罪分子联络图表，开始了逐一对犯罪分子梳理。

人民反映最强烈的是桥四。

桥四，真名宋永佳，原籍山东省掖县人，出生于哈市。他为何名叫桥四呢？因为桥四家居住在新阳路与经纬二道街相接

处的老桥头。那是一条早已拆除的由哈尔滨火车站岔向哈尔滨车辆厂的一条支线。居住在这里的宋永佳，排行老四，因自幼打架与掏窃而得诨名，绰号大桥老四，久了，人们便称他为桥四。

桥四于1965年因犯流氓罪被道里区公安分局拘留一次；1967年又因流氓掏窃罪被教养3年，服刑于万家水田农场；1970年因参与流氓集团活动被道里区公安分局收审一次；1973年因聚众赌博被遣送回乡劳动改造……

他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曾在打斗时为吓住对方，操刀砍掉自己手指头一个，以示敢拼。值得一提的是他干上强迁大队的队长之后，因一起经济案涉嫌被拘审。在检察院办案人员对其审讯时，桥四口出狂言，要把办案人从四楼扔到楼下去……

那一次，他获保释，是某分局油头粉面的副局长直接出面，称他是我公安人员使用的内部力量而被释放……

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对桥四那次获释来一段展开描述：

森黑的铁大门打开了，桥四从拘留所里走出来。34天的囚禁出来后，连傍晚的落日都不敢直视，阳光刺得他瞳仁肿胀，疼痛。

“嘀嘀”两声小轿车的鸣笛。桥四看见一辆银灰色的高级轿车停在不远处。车的茶色玻璃被缓缓摇下去后，某公安分局副局长夫人的微笑面容露了出来，她向桥四摆着手：“来，来，快上车啊！”

“嫂子！”桥四为之一喜，赶忙来到车旁，钻入车内。

在高级轿车向市区行驶的路上，桥四的会计小个子仁秀告诉他：“四哥，你进去的这些日子，亏了嫂子和大哥四处找人，不的……”

会计的话，桥四极为不悦，瞪他一眼说：“不的咋的？他们还敢把四爷我吃了？”说完，他又骂一句：“妈的，想让我出证言，我桥四宁可掉脑袋也不能出卖朋友啊！”接着他又对分局副局长夫人歉意一笑说，“让嫂子费心了，你告诉大哥，我桥四忘不了他。”

“咳！”副局长夫人急忙拦住桥四的话，说：“咱们是谁跟谁呀，啥忘了忘不了的？只是这次你大哥很费力气才把你要出来——”

桥四由衷受感动，重重地点着头说：“放心嫂子，我桥四得重重谢谢大哥跟你……”

小个子仁秀手里拎着一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递给桥四说：“请四哥先看看，给嫂子合适不？”

桥四用掌心托着金项链，掂了掂说：“分量轻点儿，先这么着吧。”他把项链递给副局长夫人时说：“嫂子先拿着，等明儿我让小克上广州再给嫂子整个沉实一点儿的……”

副局长夫人把那条金光闪射的项链收了去。

小个子仁秀看着桥四的脸色问：“四哥，是先回太阳岛伊斯兰别墅还是先上海鲜大酒家？”

桥四摇了摇头说：“先把我送到德丰园浴池老栗那里，我要先洗个澡，然后，马迭尔舞厅，然后餐厅，然后伊斯兰别墅……”他说着说着又想起陪他玩得痛快的女郎小白来，就对仁秀说：“等我到德丰园浴池时，你就用车子把小白接来……”

“是！”小个子仁秀答应痛快。但，心里窃笑。

桥四在伊斯兰别墅里养了4条狼狗和一只万元以上的波斯猫。这个小个子仁秀就像桥四随身带着的，长期在轿车里的一条嗅觉灵怪的狗——这小个子手握财权，专门为桥四安排饭店、舞厅、女人……桥四第一个妻子服毒而死，第二个妻子



离他而去。目前，他与比他小 20 岁的小妾非法同居着，却还贪得无厌的想占有别的女人。

德丰园浴池是早已毙掉的黄瘸子大盗手下的老贼栗玉强承包的。使人莫名其妙的是，这老贼是正服刑期间的保外就医者，不知什么原因却摇身变成国营浴池的经理了！

他为桥四在这里安排了可以男女共浴的“沐花塘”。

桥四在水里泡着，在蒸腾的水汽中使他产生许多遐想。过去他是几进几出公安机关的灵魂卑污者，现在进了拘留所能有这位副局长出面将他平安的要回来，这是什么原因？还不是因为桥四手中有钱吗？旧社会讲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我桥四用钱可以买动分局主管刑事案件的副局长了……

钱啊，我桥四还要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大捞特捞；钱啊，我桥四还要为拉住各方可为我所用的人——在国外不是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吗？而今，要想在社会上站住脚，要想占稳哈尔滨这块一跺脚就出油，脑子一转就出钱的宝地大干一场，非死死抓住副局长这棵大树不可。

桥四下了决心，下了赌注，他从此以后要在哈尔滨这个洋人开辟的，资本家冒过险的“乐园”干一番狂的，大的，别人莫属的事情，他要当旧上海的黄金荣，要当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而许文强有句格言勾住了他的魂：你越卑鄙，就越能飞黄腾达……

在蒸腾的水雾中，他为自己的未来设计着……

门外，传来老贼栗玉强的叩门声，说：“四哥，小白来了。”桥四用手拍着浸泡在水里的白肚皮，对栗玉强说：“请白小姐进来吧！”脱得一丝不挂儿的白小姐走进了浴池，桥四扬起一把水花儿欢迎她的到来……

专案组在沉思着：桥四的犯罪身源是这样的，那么，另一